

## 凉州“贤孝”艺术的文化渊源及特色

霍志军

凉州“贤孝”艺术,是东方民间说唱艺术的一朵奇葩,生长在中国西部地区最需绿色滋润的黄土地上。千百年来,“贤孝”艺术承载着黄土地上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包含了陇人思维潜在的审美认知,倾注了陇人在岁月流变中的美丽情感,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其想象空间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充满西部风情的原生态艺术形式,活灵活现地雕刻出黄土高原上陇人的群像。凉州“贤孝”艺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让现代人体会到古老而质朴的陇上风情,感受到浓浓的河西文化特质。

### 一、凉州“贤孝”的体式特点

凉州“贤孝”为流传在甘肃凉州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也是我国最早的说唱艺术之一。无论演出内容、唱词语言、演唱形式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以英雄、淑女、孝子的事迹为主要演唱内容,通过讲唱这些事迹喻时劝世。凉州“贤孝”讲唱的事迹大多来源于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通过述颂英雄贤士、淑女烈妇、孝子贤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将隐恶扬善、因果报应、为贤行孝等道德观念加以宣扬,其中以劝人行孝的内容最为突出,故名“贤孝”。

其二,凉州“贤孝”的演出无固定场所及预先确定的内容,随处可演、边演边即兴创作就是其主要的演出形式。“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这一描述皮影戏等民间艺术的古语亦可挪移来形容凉州“贤孝”的演出状况。“贤孝”演出相当便捷,不拘泥于固定演出场所,无论酒坊面店、茶摊集会、游乐场所、生女生子的家庭、过年祝寿的现场、开业庆典等处,皆可以进行演唱。当地俗语云:“三弦好像一头牛,瞎子背上串世头,东头走了走西头,西头走了走南头,东西南北都不收,三弦饿成空壳篓。”这段话以“三弦”代表“贤孝”,也印证其形式的简单便捷。讲唱时,“贤孝”艺人或席地而坐,或在台凳炕头。若一人出

行,则怀抱三弦,自弹自唱;若数人结伴,则或拉胡琴、或弹三弦、或敲木鱼,甚至随意敲打碟子、饭碗等击节伴奏。众人演出时,一般由一个人主唱,到每段的最末一句,则众人齐唱以加强气氛,谓之“接后音”。更具特色的是,在传统曲目演出中,艺人边与听众交流,边即兴创作,并不为曲目原有的内容所束缚。这样的即兴表演却往往能妙语连珠、妙趣横生。“贤孝”的欣赏方式也很随意,遇有演唱,听众闻声辄至,或箕踞而坐、或品食啜茶,知音者每听到妙处,辄短歌微吟,陶醉其中。

其三,曲牌与诗赞相结合的音乐体系。“贤孝”的音乐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唱腔曲牌,吸收了“凉州杂调”和当地民歌的丰富营养,其演唱曲牌具有典型的凉州一带的民歌风味。其旋律根据表现情感的需要,有悲音、甜音、甘音、苦音、泪音之分,有高腔、滚坡、平腔、赋腔、行腔等多个曲牌。诗赞则以吟诵为主,字多腔少,歌唱近似说话,其音调几乎是在平常语言的声调基础上稍加升华,四声稍带夸张,夹以方言俚语,不事雕饰,犹如半说半唱,形成一种“字多而调促,词情多而声情少”(徐渭《徐渭集》)的北曲特征。曲牌与诗赞这两种唱腔在凉州“贤孝”中并非绝对隔绝或排斥,它们可以相互贯通、相互交融,构成自己富有特色的音乐体系。

其四,以凉州方言为主的唱词和师徒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贤孝”的演唱语言以凉州方言为主,俚俗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贤孝”不乏幽默,充盈着乡土气息的民间技巧和智慧,又蕴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盲艺人是凉州“贤孝”的主要传承者,他们自幼从师学艺,以此谋生,故民间俗称“瞎弦”。凉州“贤孝”经后人整理,多有曲本。但盲艺人至今全靠师徒相承、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不少盲艺人经长期训练,可以毫不费力地演唱上百个曲目、长达数十万行的内容,堪与藏族《格萨尔王》比美。

### 二、凉州“贤孝”的历史渊源

凉州“贤孝”流传于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武威。

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使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荟萃的舞台和扩散、传播的桥梁。自古迄今,西戎、氐、羌、羯、匈奴、鲜卑、契丹、党项、吐蕃、回、裕固、保安、东乡族等众多民族栖息于此。东西文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在这里交汇撞击。中原文化与西域文明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河西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使河西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因而,河西一带文化遗存异常丰富,呈现汉胡互化、多元荟萃的特色。明代聂谦称:“州城俗重娱乐,虽无戏而有歌曲,古称‘胡人半解弹琵琶’者今犹未衰,而此时最盛行无如‘瞎弦’,每由瞽者自弹自唱,间有自语,调颇多,喜怒哀乐之情,择其最者而表之,然所示乐器已非琵琶,大多为弦子,亦有胡琴、唢呐之类……其音苍凉粗猛,殆为塞上古音,听之令人凄然,或曰‘瞎弦’,本胡乐也,余亦谓然。”(聂谦《凉州风俗录》)可见,凉州“贤孝”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异域文化影响颇深。

陇文化的形成和陇地、陇人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关系。“贤孝”艺术是陇人彪悍的性格的历史遗存。河西地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严酷的生存环境,多民族杂居的人文环境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河西一带长期激烈的争战,浸润既久,形成陇人粗犷悍厉的性格。先秦时氐、羌、西戎各民族,以游牧骑射和强健勇猛著称,他们不畏艰险,守土保家、开疆拓土,这种强悍的地域性格不但构成陇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且对后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流风余韵,绵延不绝。《汉书》曰:“山西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班固《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班固《汉书·地理志》)这一文化特征成为河西地域文化中长期习传和内在积淀的文化基因,代代相继,形成根深蒂固的“尚武”传统。这种品格、精神、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必然会浸入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断强化,使其性格逐渐凸显出来。一个地域的文化一旦形成后,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顽强性及自我延续性。凉州“贤孝”这种古老的原生态艺术形式,其崇尚好武的剧情表演、真率坦诚的说唱形式,还有犹如黄河咆哮怒吼般的歌喉,把陇人长期积淀的核心精神——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经过艺人的世代传承得以保存下来。

### 三、凉州“贤孝”的审美特质

“贤孝”艺术体现了陇原人民在早期生活中面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与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迸发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强悍、勇敢、坚韧、豪迈等陇原儿女的刚性特质,沉淀于“贤孝”艺术的一般表演中,不但使陇人刚强的性格、尚武的心态跃然而出,而且形成了“贤孝”艺术独具特色的审美特质,其表现有三:

其一,以苦音(泪音)为主、哀恸欲绝的风格。“贤孝”音乐虽然不乏轻松明朗、诙谐多趣的花调,但更多的是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悲音。史称“贤孝”所唱《候女反唐》、《鹦哥宝卷》等,“原以觅食计,其声腔浩酣”,“殆为塞上古音,听之令人凄然”(《镇番宜土人情记》)。凉州“贤孝”的苦音唱腔极富个性,往往在情绪高涨、哀恸欲绝之处,善于运用长句拖腔,喑然长歌,形成哀怨低回的审美张力,时而又与紧促的唱词形成强烈对比,充满杀伐之气,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悲愤欲绝、呼天呛地的泪音,是凉州“贤孝”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

河西地区“水寒、土高、物寡”的恶劣、相对单调的生存环境,对陇右各民族的审美心理产生重大影响。“贤孝”作为民间艺术形式,它反映的必定是下层民众的心声,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贤孝”演唱者多是处在社会最下层的盲艺人,苦音正是其悲苦生活的写照和凄苦心灵的泣血呐喊。另一方面,陇人长期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拙重、荒凉的世界更具有审美兴趣。这样,铸就了凉州“贤孝”近乎悲嚎的唱腔、悲情凄切的唱词及以弱反强的悲剧叙事特点,它最终形成了凉州“贤孝”以苦音为主、哀恸欲绝的风格特色。

其二,陇上风情与真率直露的情感。“贤孝”的演出语言朴实本色,感情真率直露、真挚自然,以地道的方言俚语为主,通俗幽默、妙趣时现。句式、押韵、平仄的安排不甚规则,较为灵活多变,呈现出真率活泼的特色。

“贤孝”之所以会形成真率直露的情感特色,是与陇原儿女的审美心态相对单纯、创作经验相对单薄分不开的。陇人的审美心态较单纯,他们习惯于呈现自然的原生态色彩,较少堆砌典故,辞色亦自然,比如:“天留日月草留根,人留子孙树留茎”;“苔(方言:移植的意思)下的谷子不生根,抱养的儿子不留情”等,

与中原一带的引经据典、堆砌辞藻、婉曲见义形成鲜明对比,单纯的审美心态是促成凉州“贤孝”真率直露的情感艺术因子之一。

从创作经验来看,陇人也显得相对单薄,而亦别有自己的方向。中原文人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显性艺术传统,而且拥有繁密的文化典故,作为他们汲取情思、辞藻的源泉,他们还很容易形成创作集团和流派,这对其创作在审美趣味上相互影响而丰富、扩大自己的审美经验、视野关系甚大。另外,作为强势文化背景下的中原文人,其活动的地域范围、实际生活经验也远比身处边远地域的陇右人丰富得多。而陇上地广人稀的环境,游牧生活以及社会平均知识水平不高,既不利于他们结成众多的艺术流派,彼此间形成明显的影响,也不能为他们带来丰富的艺术经验。这样,经验相对单薄的陇右人民,只能依靠其质朴真率的情感和自然本色的性格来创作,如:“你就说家里人盼你回转,老爹爹想念你眼已无光”、“抓住尕手了问一句话,尕嘴一抿的笑”、“唱贤孝,本领大,把你请到我家。油瓶腊肉罐罐茶,填好热炕你睡下”等。凉州“贤孝”这种真率直露之情感,其实是陇原儿女质朴性格之外化。在中原“比兴寄托”已成套路的程式下,凉州“贤孝”以质朴、本色展示其原创性,为

中国艺术平添一份真率直露的本色美、质朴美。

其三,黄土气息与拙野质朴的美感。上述几方面的“单纯性”所形成的陇人的创作心态与“贤孝”不拘泥固定场所的演出形式,曲牌与诗赞相结合的音乐体系,粗犷豪迈的民风相结合,与浓浓的黄土气息相结合,自然形成了凉州“贤孝”拙野质朴的美感。这样的审美特征再与其雄浑之气、真率之情、苍凉之景相交融,凉州“贤孝”独具一格的审美特征亦因此而得以呈现。

河西地区相对单一、封闭的文化生态,使凉州“贤孝”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较好的传承与保护,很少受到外来其他剧种的侵扰,其演出形式、音乐结构、传承方式、唱词语言无不显示远古遗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陇右地方文献与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编号 107CZW019)和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创新项目(编号 2008CXB006)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